細雨微塵如星開闔
——台灣當代原住民女性書寫概觀

文／董恕明（國立台東大學 華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）

女聲專欄

一、番刀之外

台灣原住民族自1980年代以降，由原住民作家以第一人稱主體發聲的漢語書寫作品湧現，應是紀錄與認識台灣社會在歷史、文化、族群、性別與階級之「異質性」的重要切片。其中又以原住民女性作家的寫作，更在一片充滿民族使命、文化傳承、社會批判與歷史控訴的男性作家群中別開生面。

1996年2月麗依京・尤瑪（泰雅族）出版《傳承——走出控訴》（散文、詩、評論），同年6月利格拉樂・阿鴻（排灣族1969－）《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》（散文）一書出，兩者作品都觸及前述原住民文學創作中的「基本面」，阿鴻的作品，更揭開了她作為一原住民女性所觀察與經驗到的生活，生活中有嚴肅莊嚴的議題，也有平凡瑣碎的家庭事物，更有在性別位階上反映出來的歧異。因著原住民女性作家的現身，讓當代原住民文學的書寫，在觀照到性別議題的同時，也讓當前的女性書寫，添入了民族（族群）意義，使性別不只是同性與異姓之間的往來互動，還包含了同性（原住民女性與非原住民女性）之間的同與不同。

在麗依京・尤瑪與阿鴻之後，依作家出書先後排序，分別有：里慕伊・阿紀(泰雅族1962－)《山野笛聲》（散文、小說，2001）、阿綺骨（阿美族1983－）《安娜・禁忌・門》（小說，2002）、白茲・牟固那那（鄒族1942—）《親愛的A'ki，請您不要生氣》（散文，2003）、達德拉凡・伊苞（排灣族1967－）《老鷹，再見》（散文，2004）、悠蘭・多又（泰雅族1968－）《泰雅織影》（散文、評論，2004）、董恕明（漢／卑南族1971－）《紀念品》（詩，2007）、明夏（禮幸・蜜蕾，阿美族1976－）《她及她的詩生活》（散文、詩，2007）等。雖然原住民女性書寫是台灣當代文學研究區塊中邊緣的少數，但這些媽媽小姐和VuVu級的作者們，卻也在「柴米與尿布齊飛，街頭與床頭奔波」的生活縫隙中，開墾出屬於個人與族群間的花草田園。

二、魄力與耐力的鍛鍊：民族與個人的文化敘事

麗依京・尤瑪《傳承——走出控訴》一書，可作為台灣原住民族具體生活在這座島嶼上，卻不被他者所看見的寫照，所以她不時要高聲吶喊：「反侵占」、「爭生存」與「還我土地」！她的文字似義憤填膺毫不留情的刀劍，揮舞砍伐著歷來統治者或無知無覺、或習而不察或想當然耳的不公不義。作者文字中傳達出的訊息，乍看是非常個人與激切的斷語，但也確實是出自她與原住民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主體緊密相連而生的焦慮與憤慨，如她在〈傳承〉所述：

……
然而
曾幾何時蝗蟲湧至
美麗的家園
變成了海砂與核廢的地獄
成爲被人瀏覽的國家公園
聚成嫖客駐足的溫柔鄉
怪手相競殺戮開發的戰場
廉價出售勞力和尊嚴的市場
從此
大自然的民族變成流浪的吉普賽
成爲人人鄙視的野生動物
成爲被踐踏的高砂百合
成爲經濟奇蹟下的四等子民
沒有尊嚴　沒有人權
……　（頁30－31）

原住民族的命運在「蝗蟲湧至」之後，「大自然的民族變成流浪的吉普賽」，從家園以至個人，都荒腔走調面目全非，成為：「人人鄙視的野生動物」、「被踐踏的高砂百合」與「經濟奇蹟下的四等子民」。特別是在這些文字裏凡與所謂文明進步相關者，如：「核廢」（核能發電）、「國家公園」（自然保育）、「怪手」（開發工具）、「勞力」（市場資本）……等，都具體譏諷了現代社會在面對「尊嚴」與「人權」問題上的虛矯，至少原住民族的尊嚴與人權，並未以「原住民所能理解」的方式，列在「現代人」思考與行動的範圍之內。由此延伸出來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、人與文化相關的「公共議題」，在阿鴻《紅嘴巴的VuVu》（1997）中，有〈澳花記載〉、〈山城風暴〉、〈來到Mayasvi的部落〉、〈乾一杯，敬苦命的山地人〉、〈和平村抗爭水泥專業區〉等文，可相互呼應，也能夠更細緻的看到原住民部落在面對「人與現代化」這個課題時的困境。

相較於麗依京在書寫中對原住民族處境表現出的激越和強悍，利格拉樂・阿鴻在寫作的風格上，則顯得娓婉厚重許多。尤其是她個人在身分認同上的經歷，常成為台灣文學研究者，在論述後殖民情境中「個人身分主體建構如何可能」的範例。阿鴻從父系的漢人（外省人、安徽老兵、白色恐怖受害者），轉向對母系排灣族原住民身分認同的過程，構成一個她在言說自身與民族地位時的特殊視角，充滿了反覆辯證與親身實踐「身分認同」一辭所涵括的複雜肌里與層次。在〈祖靈遺忘的孩子〉中，阿鴻藉著母親之口說道：

回到眷村後的母親，第一次認眞的想要
讓自己成爲「外省人的妻子」，因爲她知

道，與部落的距離將越來越遠，最後她終會成爲被部落遺忘的孩子，成爲老人記憶中的「曾經有那麼一個女孩……」，但是，有許多事情眞的不能盡如人意，就像母親說：「儘管我再怎樣努力，但是身上排灣族的膚色仍然無法改變，我走到哪裡，有色的眼光就像這黑色一般，永遠跟著我。」爲此，母親傷心、憤怒，卻依然無法抹去原住民身分的事實。童年印象中，母親常常躲在陰暗的角落掩面啜泣，小小的我，不知道母親爲何如此傷心？直到年歲漸長，才慢慢地體認到隱藏在她心中多年的苦處：「當你離開家，家裏的人都把你當成外面的人，回家時像作客；而你現在住的地方的人，又把你當成外面的人的時候，你要怎麼辦？」（頁62－63）

阿嫣的母親面臨到這種左右為難「裏外不是人」的情境，主要是由無法抹滅的「血統」和因緣際會的「歷史」宿命交織在一起的。這些既存的事實，是母親的感受和遭遇與阿嫣的記憶和書寫，交相迭宕出一個變動時代中小人物的縮影。而那位以「山地少女選美大賽」裁判為名，實為「買妻」的父親老兵，自己又何嘗沒有一生解不開的愁緒，在〈離鄉背井夢少年〉中，阿嫣寫到：

父親過世的前半個月告訴我：最近常常夢到老家，娘坐在太師椅上呵呵的笑著，我在後面輕輕的槌著她的背，槌著槌著，才發現自己滿手的皺紋和老人斑……。我聽在心裡，第一次覺得最親近的爸爸，他所熟悉的竟然是我最陌生的，這樣的對話竟常常以沉默作爲收場……。（頁161）

身為父母在一場「歷史造成的悲劇婚姻」底下的孩子，阿嫣也問過父親何謂外省人？何謂山地人？父親輕描淡寫的說：

外省人是人，山地人是人，一樣都是人，不一樣的是，我們生長在不同的環境裏，受到不一樣的待遇，如此罷了！（頁161－162）

父親說的話簡單平實，只是一落到實際的生活裏，就如阿嫣母親所言：

你爸爸有什麼事都放在心裏，不肯說出來，雖然在一起生活了二＋幾年，我還是不曉得他的心裏到底在想什麼？（頁161）

即使妻子不清楚丈夫心中究竟想的是什麼，也作了二十多年的夫妻。在阿嫣筆下父母的結合，確如一場悲劇，偏偏造成這「悲劇」的理由，無法單憑個人的努力便能避免或扭轉，如同阿嫣母親在眷村生活中要面對的「有色眼光」，也像阿嫣的父親怎知道年少離家的結果竟是——有家歸不得。

阿嫣用父母的遭遇「以小喻大」、「以具體代替抽象」、「以繁複消解簡化」捕捉到在台灣這座島嶼上，因為歷史際遇而發生的族群（人／我）互動。阿嫣個人也正在這個「殊異與平常」的道路上，往來跋涉，不斷解構與再建構她生命的視野，因此她的書寫中，既有個人的關照（排灣族母親／自我認同），又有社會、文化關懷（原住民／女性／原住民女性）的多重圖像躍然紙上。

三、外功與內功的修爲：美感與個性的生命書寫

1990年代末，阿　嫣穆莉淡》（1998）出版，除了「原住民」一直是她書寫中的主旋律，收錄在此書的〈女人難為〉、〈樓上樓下〉、〈回到女性的原點〉、〈一場關於原運內部兩性關係的對話〉和〈失聲的原住民婦運〉等文，則更凸顯她以「女性主體」的姿態，省思原住民族內部不同族別女性的處境、原住民女性與非原住民女性所面對在生存境遇、生命課題與社會期待的差異，以及原住民女性與原住民男性之間的角色互動與主客地位。

進入2001年以後，原住民女作家的寫作，在「民族使命」與「個人稟賦」之間，有越來越明顯的「個人化」傾向。里慕伊・阿紀《山野笛聲》，展現出這位泰雅族女作家，常用一種溫暖從容的筆觸看待她生活中的大小事物，字裏行間四處流露著作者的慧黠與幽默。她寫生活中柴米油鹽、芝麻綠豆的瑣事，如〈最好的辦法〉寫三姊妹「保存生薑」的經驗，〈開車記〉寫的是她頑童般的父親，為了要買車代步，因而轉到離家較遠的學校……。這些細瑣平常的事，里慕伊信手寫來輕巧有趣，即便要說「族群融合」的大道理，她也有辦法把它放在姊妹們大年初二回娘家的「團圓飯」中談。她可以舉重若輕的說理，她也沒有遺漏掉生活中原住民族的「苦難」：〈山野笛聲〉、〈苦難的容顏〉、〈刀〉和小說〈小公主〉等文，都能看到她的「民族情感」。

在白茲・牟固那那《親愛的A'ki，請您不要生氣》一書中，則可以看到這位VuVu 級的作者，以質樸無華的文字，引領讀者回到她的年少時光，補綴過往流逝的山中歲月。如〈山地小孩的泡泡糖〉講的是她在第一次花錢買糖吃以前，山地小朋友是怎麼在山林中發揮神農嚐百草的精神，「就地取材」找到美味可口的零食。〈我家的一段河〉裏有鄒族傳統的土地倫理，父親辛勤的身影和捕撈漁獲的方法。大體而言，「記憶」幾乎構成了白茲書寫的主體，她是一個站在今昔交界的傳譯人，把過去的生活經驗，不輕作評斷的娓娓道來，讓遠去的時間，不著痕跡的再回過頭來張望人世的作為，像〈木屐〉和〈親愛的A'ki，請您不要生氣〉二文，一樣不少有身為原住民應對「時代變遷」的窘迫，白茲卻言說的清淡若水，清明的照見了人（民族）在其間的作為與不作為。

若說里慕伊・阿紀樂於捕捉生活中的剎那，白茲・牟固那那擅長織綴人世間的永恆，達德拉凡・伊苞的《老鷹，再見》，便是在遼闊的天地間探究一己生命的底蘊。這位排灣族的女作家，在一趟藏西的行旅中，往來穿梭在自己的過去與現在，腳下行進的路，本是離開也是回家的路，而西藏的神靈和部落的巫師，從不少給她機會和「感應」：

巫師曾經告訴過我，只要我開口誦念經語，存在天地日月的萬物衆神會幫助我……「靈力。」她說，「走路，石頭、草葉、深林、風吹、蟲鳴鳥叫、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陽，這一切都是靈力。你只要學習接受，衆神會幫助你開啟與生俱存的靈力。往你的裡面凝視，你感知到他們的存在，是你感知到他們。你相信，所以你會明瞭宇宙啟明語言的奧秘，一點都不困難。」

「有鳥經過，你怎麼忽略牠呢！烏鴉不隨便停留在部落的樹頭上鳴叫，樹林也不是隨便長成深林密意，被蛇咬是偶然的嗎？」

「一個人若是瞭解這些，他就是謙恭之

人了。你是排灣，是嗎？」巫師突然這樣問。我點點頭。

「那就是了，」巫師說，「我以爲我的同路人都在墳墓裏呢！」

我終於明白，我具足的能力，它在那裡，我從未失去它。（頁190）

伊苞在旅途中的「招魂」，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儀式，她的身上帶有成為「巫師」的潛能（印記），這種「召喚」（辨視）對非此道中人，簡直不得其解，就如同用自己的方法愛著她的好友依笠斯，然而不論是「靈力」或「魔力」，都要有能力去摸索與開啟。伊苞如鷹一般的高飛盤桓「定不下來」，都在一步步逼近一己存在的意義，這個提問與摸索的過程，可以關乎族群，卻也可以只讓它是個人的事，是認識自己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」而已。

四、天地之內

原住民女作家從民族、生活到個人生命的上下求索，本不是一種單向線性的發展，如2002年阿綺骨《安娜・禁忌・門》的小說，便完全和定義與閱讀習慣上看到的「原住民文學」大異其趣，文本中四處迸發的陰暗、扭曲與虛無，可以非關「民族苦難」，是小說人物「自己的事」。阿在鴆03年出版繪本《故事地圖》，2007年在〈聯合報〉副刊寫專欄，書寫之於她，則始終和她的生活與民族情感糾纏到底。

2004年悠蘭・多又出版《泰雅織影》，在寫作的基調上，和阿鴆《紅嘴巴的VuVu》有些相近，只是她更善於作一個忠實的敘述者（或報導人）。透過在地人物的口述記憶，她把講述者的人生際遇，平實的紀錄下來，如〈部落的母親：Yaki Yawi的故事〉說的是Yaki Yawi從18歲（昭和十年）擔任助產士，到68歲從武塔衛生所退休的生活點滴。〈織布機上的歲月：Yaki Lahat的故事〉，除了描寫「晚婚」（22歲）的Yaki Lahat，怎麼從討厭織布到愛上織布，同時，悠蘭也花了一番筆墨，敘述Yaki Lahat在當時如何「捍衛」個人婚姻自主的行動。

2007年初秋，明夏在《她及她的詩生活》中，用充滿文采與熱情的文字，抒發她的喜樂悲歡，其中對神「基督」的信仰，是她生命無邊的愛與救贖，如在〈暗室女書〉中她寫到：

神啊　究竟你在創造我時
熱切的眼看到的
是我怎樣的一生？

求你讓我透過你的眼看我自己
免得放逐我在暗中獨自摸索希望
既然你對我早有安排
在你手中握有幫助我活得成功富有的幸福計畫
就懇求你勿再對我隱藏
那能使我每日清晨因滿懷熱望一躍而起的願景
憐憫我，莫讓我在見不著未來的暗室哀哼
……（頁41－42）

詩歌在原住民文學中，除有排灣族莫那能、布農族布袞和質量兼具的泰雅族瓦歷斯・諾幹的詩集問世外，原住民女性詩集的出現應是一待觀察的畛域。尤其是女性寫者對自我、情感與生活在詩文中表現出「我行我素」的一面，極有可能釋放原住民文學在創作上的無形桎梏，開拓出一種以「審美抒情」為主體的寫作面向。

儘管原住民女性的書寫，仍是發展中原住民文學的一角，它卻未嘗不能像董恕明《紀念品》中的〈禮物〉：

把山包在海裏，不打
緞帶，雲來時轉個圈，結好
風便會輕輕獻上一個吻
吻裏有深藏的記憶不甜不膩
是每個往來穿梭的足跡，無聲的
汗水，悄悄沿著時光的滑梯飄落在
豐美的大地，回贈給無寂的蒼穹
以及歡歌的星星，別上
心　（頁177－178）

天地山川日月神鬼都在人身上放了一個「信物」，有人一輩子都在疑惑都在找尋，有人一開始就發現，便展開了行動。要深入且更有系統的認識原住民女性作家和她們書寫的世界，不妨以楊翠老師在「2007台灣文學與文化跨界研究－－當代台灣女性理論與台灣實踐」暑期研究生研習營中的「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」講綱入手，這位長期以來投入原住民女性書寫研究的重要學者，始終細膩且專注的在撥開暗夜中的雨露風霜，讓那些微小與柔韌的星辰，在閃耀時不卑不亢，在隱沒時無憂無懼。

董恕明
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，現任教於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。研究領域為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。2007年出版詩集《紀念品》，另有單篇散文、詩作與評論收錄於2003年孫大川主編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。

【參考書目】
白茲・牟古那那《親愛的A'ki，請您不要生氣》。台北：女書，2003年。
伊苞《老鷹，再見》。台北：大塊文化，2004年。
利格拉樂・阿鴆《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》。台中：晨星，1996年。
利格拉樂・阿鴆《紅嘴巴的VuVu》。台中：晨星，1997年。
利格拉樂・阿鴆《穆莉淡——部落手札》。台北：女書店，1998年。
利格拉樂・阿鴆〈身分認同在原住民文學創作中的呈現〉。《21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》，台北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文教基金會，1999年2月初版。
利格拉樂・阿鴆《故事地圖》。台北：遠流，2003年。
里慕伊・阿紀《山野笛聲——泰雅人的山居故事與城市隨筆》。台中：晨星，2001年。
阿綺骨《安娜・禁忌・門》。台北：小知堂文化，2002年。
邱貴芬《「（不）同國女人」聒噪》。台北：元尊文化，1998年。
明夏（禮幸・蜜蕾）《她及她的詩生活》。台北：白象文化，2007年。
孫大川編《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》（共分：詩歌卷、散文上下卷、小說上下卷、評論上下卷）。台北：印刻，2003年。
悠蘭・多又《泰雅織影》。台北：稻鄉，2004年。
楊翠〈認同與記憶——以阿鴆的創作試探原住民女性書寫〉，《21世紀台灣原住民文學》，台北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文教基金會，1999年。
楊翠「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」課程綱要與講義，「2007台灣文學與文化跨界研究——當代台灣女性理論與台灣實踐」暑期研究生研習營。www.liberal.ncku.edu.tw/Ncku_5/NCKUTLC/getfile/P_20071024013948.doc - 92k -（2008/8/8 查詢）
董恕明《紀念品》。台北：秀威，2007年。
麗依京・尤瑪《傳承——走出控訴》。台北：原住民史料研究社，1996年。
《性別、流動與主體建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。高雄：文化局，2004年12月。